



被出卖的 摇篮曲

赫·拉克司奈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被出卖的摇篮曲

〔冰島〕 赫·拉克司奈斯 著

郭如可 本 顧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Халлдор Лакснесс
ПРОДАННАЯ КОЛЫБЕЛЬНАЯ

根据苏联莫斯科艺术出版社
1955 年版俄译本转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028 字数 43,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frac{3}{8}$ 插页 2

195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4) 0.22 元

人 物 表

罗阿（奥罗美·古德劳格斯道蒂尔）——三十二岁。

依萨（依萨佛尔德·道尔拉修斯）——歌女，三十五岁。

利奥吉（古德劳古尔·约翰逊）——罗阿的父亲，六十三岁。

欧乌里（烏拉富尔·约翰逊）——罗阿的丈夫，三十三岁。

费兰奥费兰——“銀月”杂技团的經理，四十岁。

劳瑞——酒鬼兼罪犯，四十岁。

皮考克先生——万能歌舞联合公司的經理，四十岁。

大力士（薩姆逊·烏木斯罗巴盖斯）——三十八岁。

克朗斯太太——杂技团的舞台监督。

旅館值夜人。

女舞蹈演員、乐师、舞台工作人員、杂技团演員、新聞記者、警察、乡村居民等各数人。

第一幕发生在峽灣附近一个不大的小市鎮上一家小資產階級的家庭里。

第二幕发生在“銀月”杂技团的后台。

第三幕发生在“銀月”杂技团前厅的观众休息室里。

第四幕发生在九月的一个夜晚；一景在罗阿家的矮小的屋門前的街道上，一景在飞机場旁边的旅館里。

从第一幕到最后一幕，經過了五六个星期。

第一幕

第一场

客厅，这是离首都三百公里远的峡湾附近小市镇上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客厅。客厅中间放着一只摇篮、一架旧式风琴和一台缝纫机，缝纫机上放着一顶男人戴的呢帽。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街对面的一所房子，上面挂着“商业银行分行”的招牌。左边一門通臥室；右边一門通厨房；中間一門通大街。

夏天。

罗阿伏身在摇篮上。

欧烏里穿着汽車司机的皮短外衣，从厨房里走出。

欧烏里 謝謝你做的午飯，罗阿，亲爱的。

罗阿 喜欢吃嗎？

利奧吉隨欧烏里上，用手擦着嘴，坐到搖椅里，拿起報紙來看。

欧烏里 （找东西。）非常喜欢。只要是你亲手做的，我都喜欢吃，亲爱的。

罗阿 請你把門关上点儿。別把孩子吹着。

欧烏里 吹吹暖风对他是不会有伤害的。我的帽子在哪儿？

罗阿，你沒留意，我是戴着帽子回家来的，还是把它

忘在銀行里了？

利奧吉（看着報紙）現在我完全相信——聯合黨的黨員們全都發瘋了。

羅阿 這不是你的帽子嗎，歐烏里。

歐烏里 瞧我的記性！等我活到六七十歲的時候，可該怎麼辦呢？

羅阿 我來告訴你吧。到那個時候，你已經成了一個完全獨立的人了，在銀行里作事，雖然只需要在街上走幾步路，你也要象銀行經理那樣，戴上一頂這樣的帽子。

歐烏里 好让大家看一看，你的丈夫是個正派人，並不是個不務正業的家伙。

羅阿 你想听我說實話嗎？你戴上一頂這樣叫人惡心的帽子，還不如光著頭好呢。

歐烏里 難道說，我的帽子叫人惡心？

羅阿 無論你穿什麼戴什麼，我都喜欢你。（吻他）在我們剛認識的那一天，你並沒有戴呢帽。當你擺弄汽車的時候，你戴的是一頂布做的土耳其帽。你甚至到現在還不懂怎樣戴呢帽呢。

歐烏里 你這樣一個不平凡的姑娘，怎麼居然愛上了一個連呢帽都沒有的小伙子呢？

二人走近搖籃，伏身欣賞孩子。

羅阿 爸爸要不跟小寶寶說聲再見，小寶寶就不肯睡覺……你問我怎麼會愛上了一個連呢帽都沒有的

人？我亲爱的，当你看着我們的小宝宝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一切問題都是多余的嗎？

利奧吉（从报纸后面）我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保証过，要給他比一只鵝更多的东西。我答应給全区的农民每人一只鵝！

欧烏里（对孩子）听听，我們家有个什么样的老爷爷呵——簡直是位演說家，他答应給每个人一只鵝。再見。（下。）

利奧吉 每人一只鵝——这是我当时的竞选口号！我有权利公开声明，如果我当选的話，我絕不食言。难道我沒說过这話嗎？我甚至能引証我亲口說过的話。我說过：要是向人民許愿超过了自己所能作到的，那有什么意义呢？罗阿，再給我一杯咖啡。我早就知道，他們会受贿的。真是丑事。

罗阿給父亲斟咖啡，父亲繼續看报纸。

罗阿 噢，多么好的太阳！我詛屋子見見阳光。（打开窗和門。）

利奧吉用报纸盖住臉，在搖椅上打起瞌睡來。

現在媽媽要給小乖乖唱个歌，这样小乖乖就会睡着了。（走近搖籃，搖动搖籃，小声唱起歌來。）

我和你一起的每一步

都充滿爱与幸福，

只要和你在一起

黑夜都变得光明如白昼。

無論醒着或在夢里
我都呼吸着你的氣息，
現在我才知道
為了什麼，為了誰而活着。

早年的一切歡樂，
在我的記憶中早已失色，
只有你是我在世界上的光明，
也是我唯一的歡樂。
世路險峻，崎嶇不平，
你還沒有走過這樣的道路，
就是在人群中，粗暴的臂肘
也不會把你沖撞。

這整個的世界，這遼闊的世界，
都在你的溫暖中變暖起來，
謝謝你呵，我的孩子，
謝謝你活在世上。

依薩從街上走進敞開着的門。

依薩 羅阿！羅阿！

羅阿 依薩！依薩！這真的是你嗎？

依薩（擁抱她，吻她）對不起，我這樣沒有禮貌，闖到你家
來了。我偷聽你唱歌來着。衷心地祝賀你，親愛的。
我父親把你的一切情形都寫信告訴我了。

罗阿 謝謝！你知道，我多么高兴看到你呵！你身上这件斗篷多么漂亮，亲爱的。不，倒是我應該給你道喜，你成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演員了。你的生活是多么美妙呵！你周游各国，大家都听你唱歌。我們也常从无线电里听你唱歌。对不起，我們家这么乱七八糟的。真奇怪，你还記得我。

依薩 如果我不記得我們这个小市鎮，我不記得这个美丽的峽灣，你父亲和你——我童年的朋友，那我还能記得什么呢？

罗阿 謝謝，亲爱的。可是，这儿一切都是这样寒酸，而你現在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物了。你不会拒絕同我一块儿喝一杯咖啡吧？

依薩 对不起，現在我不能在你这儿久呆，有一位博士請我到他那儿去。

罗阿 当一个出名的人物真好，对嗎？博士从来也沒有請过我。你得永远感謝命运給了你一副好嗓子。再說，你父亲很有錢，能供給你上学，这可真好呀！

依薩 可以让我看看你的孩子嗎？他叫什么名字？

罗阿 他叫約翰——小名叫諾恩尼。

依薩 多美的孩子！你还在說什么荣誉呢！难道在天地間还能找到比睡着的孩子更美的东西嗎！听說你嫁了一个年輕人，是个大有前途的人。再一次地祝賀你，我亲爱的！

利奧吉 大有前途……

罗阿 我得让你看看我做的抽絲花边。我还真有点以此自豪呢。

利奥吉 他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乡村里的穷汽车司机罢了。后来上了几天函授学校，这才当上了一名穷职员。他本质上倒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可是说真的，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依萨 您好，爱发脾气的古德劳古尔老伯伯。

利奥吉 我的眼睛没看错吧？你就是我们那位法官道尔拉修斯的女儿吧？

依萨 正是我！

利奥吉 好极了，太好啦！你好，你好！欢迎你光临我们这边远地带，我的伶俐可爱的姑娘！你猜怎么着，我们从前根本没有注意过你，可是现在，我们经常坐在收音机旁边等着收听你的节目。报纸发表过多少关于你的文章呵！我跟你父亲经常争吵，在政治上我们是敌手。他一生都很有钱，而我却穷了一辈子，但是，我一生都在支持有钱的人，而他却支持穷光蛋。你知道，我曾经当过百货公司看仓库的，所以常跟有钱的商人们打交道，而他永远讨好种地的庄稼汉，因为所有的法官都喜欢来这一套。现在他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居然去奉承那些工人。我从也不会去干这种事！我永远是对抗工人的，虽说我自己也当过工人，至少在年轻时代我是个工人。

罗阿 够了，爸爸，别谈政治了。

利奧吉 我甚至能把我原先在政治集会上亲口說过的話，全部引証出来。我說过，誰要是工作，那他就永远是个穷光蛋——我就是这样声明的。

罗阿 亲爱的爸爸，劳駕，你喂喂鸡去吧。

利奧吉 但是，爭取荣誉——这可是件好事！如果說生长在穷乡僻壤里的冰河山根下的野姑娘当中出了他媽的一位名人，一位明星，——那么，光荣、名誉就是属于她的！我总是称贊那些漂亮的年輕姑娘們的，她們有很多錢，她們能周游各国，变成了举世聞名的歌唱家。老是鸡、鸡的……我的鳥儿是天鵝。

罗阿 爸爸，你順便也瞧一瞧鵝。看在上帝的面，千万別忘了喂鸡呀。

利奧吉 我敢說，我这可爱的罗阿的嗓子大概并不比別人的嗓子坏，說不定，也許比某些有名歌唱家的嗓子还要好。

罗阿 爸爸！

利奧吉 可是她不走运。她嫁了一个小職員，就連他那頂时兴的呢帽也不能提高他的地位。

罗阿 爸爸！

利奧吉 可是現在，我的朋友們，我要拿上自己的魚竿釣魚去了。看我能不能釣到点什么。

罗阿 可別忘了喂鸡！

利奧吉 你就知道鸡，可是我的鳥儿是天鵝。（下。）

罗阿 您瞧，我爸爸总是这样。都是因为他年紀老了。一

提到鸡呀鸭呀一类下等玩艺儿，他就不耐烦。因为他始终没当上议员，也没当上部长，甚至连银行经理也没当上，所以怎样也不服气。

依萨 他倒是个心地很好的人。

罗阿 也许是他的能力不够。你的项鍊多么漂亮，呵，这戒指上，不用说，一定镶的是真钻石吧？

依萨 是真钻石。

罗阿 我最好还是把手拿开点。依萨，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名人呢？

依萨 只要有人肯花钱把你买走就行了。

罗阿 当了个名人有些什么感觉呢？

依萨 当了也就习惯了。

罗阿 我甚至不敢相信，我是在跟你说话。你结婚没有？

依萨 告诉我，在我进来的时候，你唱的是什么曲子？

罗阿 曲子，我亲爱的？这算什么曲子呢？这不过是哼哼给我孩子听的小调罢了，这是哼哼给我的小诺恩尼听的小调。我哼哼的时候，觉得很痛快。

依萨 可是歌词呢？你从哪儿弄来的歌词？

罗阿 唉，亲爱的，这算什么歌词呢？这根本不是歌词，这是我看他那几个小手指头的时候，想出来的。

依萨 请你再唱一遍给我听听。

罗阿 别取笑你这个穷苦的乡下女朋友了。

依萨 我不是在取笑你。你知道，我总在梦想给自己的表演节目找点独特的东西，找点纯朴、自然、天真而

又不平凡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没有找到能够激动外国听众的东西。罗阿，我求求你，再给我唱一遍吧。

罗阿 别拿我开心了。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也没学过唱歌呵。

依萨 你比我唱得还好。

罗阿 这是哪儿的话！

依萨 我要是能有一点点你那样的天真和你那样的心灵的纯洁就好了。好吧，要是你不愿意唱给我听，那就让我把你的情形告诉给我的一位朋友吧。

罗阿 誰？

依萨 是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个老朋友。这儿是他的故乡，现在他就在这里，他是个很有地位的人——他是我們那个最好的“銀月”杂技团的經理。他叫費兰·奥費兰，是我的好朋友。他人还不错，就是有点娇气。

罗阿 你说什么？在这样一位要人面前，我連嘴也不敢張。

依萨 我来告诉你吧，亲爱的。现在大家认为优秀的歌唱家，都是从来沒学过唱歌的人。他們会唱一两个歌曲，而这些歌曲都是他們在工作的时候，或者在哄小孩睡觉的时候，再不然就是在怀念远方的朋友或心上人的时候，信口唱出来的。他們唱的歌曲，因为都是发自内心深处，因此也就能够征服世界。

罗阿 不，依薩，是你征服了世界。

依薩 是我征服了世界嗎？可是我花了多大的代价呵！

我能得到成功，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不够坚定的緣故。

罗阿 不够坚定？你这是指什么說的？我一点也不懂。

依薩 有这样一些人，你可以在各方面信賴他們。这是一些可靠的、忠实的人。但是，这种人在我們的世界上是闖不开的。你要知道，有些商人，他們发橫財不是靠商品本身，而更多的是靠他們所巧立名目的“奖金”得来的。如果說老实话，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一个真心給自己的孩子歌唱的女人，多半会获得更大的成功的。

罗阿 你不該說这样的话。你是在上流社会里周旋的。告訴我，倫敦、巴黎、紐約大概都很美丽吧？

依薩 这些城市在美国生活方式上一个想賽过一个。

罗阿 从无线电广播里听說，你到南洋群島去旅行了一次。你在那儿大概穿的是当地的服装吧？噢，亲爱的，下次你把我也帶去吧！我給你当佣人，在你上場表演之前，我帮你换衣服。

依薩 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代替我去登台表演。

罗阿 我唱的小調，在台上未必合适。

依薩 在最后一次排練完了，音乐名家还没有把我請到他家去的时候，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

劳瑞上，他的衣服破烂不堪，他走到門口站住了。罗阿惊叫起

来，脸上现出恐惧的表情。

这个人是谁？

罗阿 这不是人。这是个鬼。他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天

呵！可怜可怜我的孩子吧！（迅速地吧摇篮搬走，又转回来。）

依萨 对不起，我该走了，不然我就要迟到了。罗阿，下一次，等你丈夫在家的时候，等你孩子没睡觉的时候，我一定来看你。如果你不愿意唱给我听的话，我就打发我的老板来找你。（下。）

劳瑞 你好，罗阿。

罗阿 你怎么敢到这里来？

劳瑞 门是开着的……他们弄得我在全国各地流浪，无处可呆。瞧，这就是我全部仅有的一点酒。（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盛药水的瓶子来，喝一口）如果这可以叫做酒的话！

罗阿 一个人怎能堕落到这种地步呢？我本应当去叫邻居们来，把你赶走的。都是你……都是你把我姐姐置于死地的！……

劳瑞 不错，但是我是公开干的。别的男人们杀死自己的老婆，可都是秘密干的。

罗阿 你的罪恶行为给我们全家蒙上了一层阴影。这阴影一直在苦恼着我们。你葬送了我们的生活快乐。就连我的孩子，如果他命里注定能活下去的话，他也会知道你的罪行的。

劳瑞 哦呀！居然准备用我来吓唬孩子们了！也许你不

相信，但是，我也曾經是個小孩子呀。不管你對我保持什麼樣的印象，可我到底也曾經是個小孩子，後來我甚至變成了一個還不算壞的小伙子，你們這些丫頭們還拚命地追過我這個小伙子呢。我殺死了老婆！你是知道的，他們判我誤殺，也就是說，並非蓄意殺人。這是每一個人都可能發生的事。在那些歲月里，我經常喝得爛醉如泥。在一首什麼詩里……我忘記了，是在哪一首詩里——我已經完全忘了！——對，在那首詩里是這樣說的——每一個人都要把他在世界上最珍愛的東西毀掉。但是，這種事一生當中只能發生一次，永遠不會有第二次。而且正是從那個可怕的時候起，你要注意，從那個時候起，人就變得永遠清醒了，而且終生都會是清醒的。不管喝多少酒——他也是清醒的，你明白嗎？然而最可怕的卻是另一件事：那就是——你服滿了刑期，應當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象一個無罪的孩子，象一個包着尿布的吃奶的娃娃一樣降生到世界上來。喊着媽媽！現在，我正處在這種情景里：我正在經歷着第二次的誕生，因此，我想吃東西……媽媽！

羅阿 我們全都沒臉做人了。這都是你鬧的！

勞瑞 可笑的是，我們總喜歡把責任推到那些被害死的人身上。總說有錯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有錯的是他們！所以最好是他們晚上別出來！……

羅阿 難道你決意要等我父親和丈夫回來嗎？趕快給我